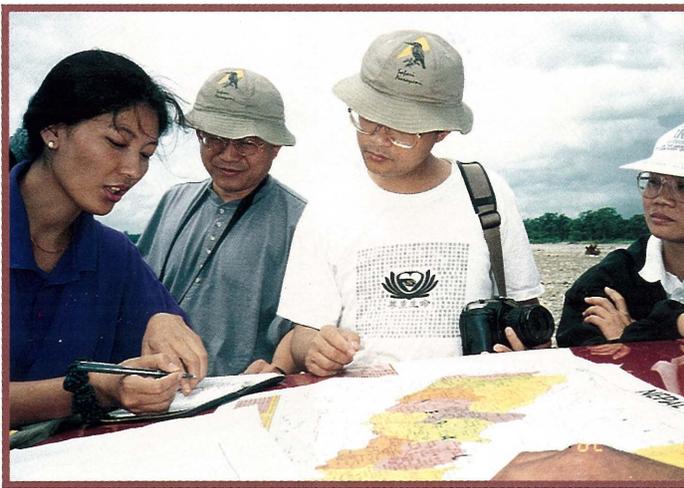


勘災之行

◎ 徐祥明

於接獲尼泊爾水患災情報告之前，我原負責籌備慈濟大陸賑災圓緣之行，為慈濟在江蘇省興化市興建的八所中小學舉行落成典禮，但在評估尼泊爾災情的急迫性後，證嚴法師指示我，改變行程前往尼泊爾勘災，並於尼泊爾勘災工作告一段落後轉赴孟加拉，瞭解當地水患災情；在接獲證嚴法師指示後，我與基金會同仁，便積極展開尼泊爾及孟加拉兩國勘災聯繫工作，並著手擬訂勘察計畫。

由於臺灣與尼泊爾及孟加拉兩國往來並不密切，在臺灣無法運用既有管道做雙向聯繫，因此必須由基金會直接與尼、孟兩國政府及民間組織以越



■ 負責勘災的慈濟團員（右起）何玉惠、徐祥明、吳添福、伊格古倫，在薩拉衣縣巴格馬題河床上，研究洪潮的流向及其受災區域。

洋電話聯繫，尼泊爾及孟加拉英語尚稱普遍，雙方可以透過英語傳達訊息，不過剛開始接觸時，由於不習慣當地人特殊的英語腔調，溝通上也鬧了不少笑話，連留美多年的同仁也聽不太懂當地的英語，所幸我曾參加衣索匹亞醫療復建工作，比較習慣非正統式的英語腔調，在溝通上並不形成太大障礙。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日，慈濟赴尼泊爾勘災的六人小組，在上人的諄諄叮嚀與慈濟人的無限祝福聲下踏上勘災之行，此行團員包括：兩位靜思精舍

常住師父德融法師與德旻法師，一位靜思精舍社工組長何玉惠小姐，一位慈濟委員吳添福師兄，一位蒙藏委員借調的伊格古倫（HEGAY GURUNG）小姐及我共為六人。

在六位組員中，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古倫小姐，她在全程賑災工作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整

■ 座落於加德滿都市郊的國際機場，是尼泊爾對外的主要門戶；從紅磚砌成的建築看來，更是充滿著樸拙的氣息。



體救援方案的成功具有不可抹滅的貢獻。伊格小姐精通藏語、尼泊爾語、英語、印度語，並能講出一口流利的華語及少許閩南語；她在一九六七年生於印度北方的錫金，父母為西藏康巴族人，是西藏抗暴運動中驍勇善戰的族羣，後追隨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並輾轉移居印度北方獨立小國錫金，衣格小姐在印度完成大學教育後前往尼泊爾工作，學會尼泊爾語，曾在尼泊爾擔任教師及記者等工作，而後來臺灣學習華語，並在蒙藏委員會兼職，一九九五年八月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為協助慈濟推動尼泊爾賑災工作，蒙藏委員會特別推薦伊格古倫小姐協助翻譯工作；伊格小姐個性親切幽默，做事態度嚴謹認真，加上語言方面的專長以及對尼泊爾的熟悉度，不僅協助團員翻譯，更主動參與規畫與執行工作，我們由衷地感謝她。

慈濟赴尼泊爾勘災的六人工作小組於九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搭乘新加坡航空SQ855班機轉經新加坡，於十二日尼泊爾當地時間中午十二時

十分飛抵尼泊爾首邑加德滿都，下機後走過停機坪進入機場大廳，循著人羣排隊等待辦理落地簽證、證照查驗及通關等手續；機場大廳是磚造現代化建築，設備簡單樸拙，空間狹小，堪稱迷你型國際機場，關員們工作效率慢得令人印象深刻——簡單的簽證文件，似乎已把關員們搞得七暈八素，彷彿是第一天上班的新手，由於我曾陸續往返尼泊爾十一次，發現尼泊爾人較不習於處理精細的管理工作，儘管這些關員已擔任同樣職務數年，他們依然與第一天上班的新手一樣生疏，倒是旅客也頗能以欣賞文化的角度耐心等待，看著關員們如何耗上一個小時手忙腳亂地為四十餘名旅客處理證照查驗。

縱然關員們動作如何緩慢，終究讓我們這羣首度踏上尼泊爾國土的外來客完成手續，走出機場大門，映入眼簾是出人意外的歡迎場面——近百位藏胞及喇嘛吹奏著極富地方特色的長號角，簇擁大門兩側迎接我們，鮮花及哈達一串串地掛到頸上，六位組員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歡迎場面感到些許錯愕。

雖然覺得尷尬，畢竟是地主的好意，只好抱著

入境隨俗的心情，既來之則安之，我們連忙合掌答：「拉嗎斯爹」（尼泊爾的問候語）感謝藏胞們的热情迎接。喜馬拉亞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塔西喇嘛上前致意，歡迎慈濟人來到尼泊爾，我則逐一向前來接機的代表們，介紹慈濟勸災小組成員，經過一番寒喧問候，團員隨即驅車進入加德滿都市區。

從機場進入加德滿都市區，車行約莫二十分鐘，透過車窗，加德滿都古城街景，一幕幕映入眼簾；狹窄的街道上穿梭著冒出滾滾黑色濃煙的老公車，熙來攘往，行色匆匆的腳伏，背駝著比身軀龐大的物件，與車爭道低頭疾行，偶爾可見穿著尼泊爾傳統「莎莉」服裝的當地婦女，成羣結隊，羞赧地通過路口。偌大市區，看不到現代化摩天高樓，多為歷史悠久，極富當地特色的古老房舍，即使新的建築，也依循古法建造。磚牆紅瓦，鑲雕精緻的窗戶框樞是尼泊爾建築的一大特色，明顯混合著濃烈的西藏及印度建築風格。

印度教的寺廟及西藏喇嘛教的「寶塔」處處可見，特殊的寺院建築風格，加上掛滿寺頂的各色旌

旗，形式饒富趣味，又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特色。隨著街道上行人逐漸增多，加德滿都市中心區也更加近了，在這二十分鐘初訪尼泊爾的旅途中，我對這座古老純樸的城市產生極大好奇。走過這座許多開發中國家，還屬第一遭看到這麼古樸又極富地方特色的古城，另從街道上這麼多腳伕，靠著原始人力或獸力駝負貨品重物，可以想見尼泊爾經濟落後程度。

■ 充滿神秘色彩的尼泊爾，宗教信仰是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尼泊爾人多數篤信印度教，富貴人家常在巨宅簷欄支柱上雕刻印度教神祇。精細的刻工與充滿地方特色的神像造型，極具文化藝術價值。（左圖）

■ 尼泊爾的婦女們，除了喜歡穿著色彩鮮艷的服飾之外，也喜歡在鼻前鑲上金飾。（下圖）

■ 尼泊爾人擅長雕刻，經常藉著精巧的手工藝術，表達對神祇的景仰。在加德滿都林立的宗教寺院中，我們常可以發現到許多令人讚歎的藝術作品。（左下圖）





IZU CHI FOUNDATION

每年九月十八日，
尼泊爾婦女們必須換上大紅色的衣服，
穿戴最體面的行頭，到寺廟禱告，
而且全天不能進食。
尼泊爾人相信這樣的禁食禱告活動，
將能使已婚婦女的夫婿身體健康、長壽；
未婚女性則能嫁到好婆家。

女子身著傳統印度紗麗 (sari) ，
鮮豔盛裝用以顯示喜氣與慎重其事；
男子則是西式襯衫，
印度頭巾與棉布紗籠 (sarong) 的結合體。
尼泊爾南部與印度接壤，
兩地人民往來無國界，
文化形態交相融合。

TZU CHI FOUNDATION



雖然我們拒絕了塔西喇嘛所提出的參觀訪問行程；及直接捐款給總理基金的提議，但塔西仍未打消念頭。當晚以討論勘災行程爲由，邀慈濟代表一行人前往喜馬拉亞文化中心開會，會議中塔西邀請了當地商人、民代及「佛教界代表」共同會商，而其討論內容仍不脫原先塔西所提出的主張；甚且，與會者試圖提供我們錯誤資訊，以誤導我們勘災的行程計畫。

其中一位當地商人西誠先生，同時也掛銜爲喜馬拉亞文化中心顧問，他竟諉稱外國人不得任意離開加德滿都；如果慈濟人要前往南部勘災，必須經由該中心向尼泊爾政府呈請特許後才能走出加德滿都市。對此一說，我持保留態度。雖然我及同行團員都是第一次來到尼泊爾，但我們也有多次國際工作經驗，尚不致於被輕易誤導；會議中我已計畫好如何爭取時效，減少無意義的干擾，自行安排前往災區的行程與交通工具，同時也向兩位同行法師及團員們報告，取得一致的共識。

會議進行到一半突然停電，整座加德滿都市頓

時陷入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在場的尼泊爾人卻似胸有成竹一般，慢條斯理地自抽屜中取出數支備妥的蠟燭，點著了火繼續開會，彷彿不會發生任何事一般；看來生活在加德滿都的尼泊爾人，對於停電似乎是習以爲常。稍後一位與會者向我們解釋，由於加德滿都電力不足，因此，每天都必須輪流分區供電，點蠟燭工作已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個人想著：尼泊爾一國首善之區竟如此困窘，其國力薄弱程度想而可見。

稍晚團員們回到住處後，大夥共同討論工作進行方針，我們決定次日拜會尼泊爾中央政府內政官員、駐尼泊爾之國際組織，及其它可能取得更充分資訊的單位；當然，語言上溝通格外直接容易的中共駐外單位，也在我們拜訪對象之列。

同行協助翻譯的伊格古倫小姐經過一天與慈濟人相處時間，她不但參與我們對外的溝通工作，也加入我們內部討論會議，有時還補充會議記錄。她有感而發地說，起初她並不十分瞭解慈濟人的工作方式，原以爲是陪一羣貴夫人出來遊山玩水參訪名

勝，順便看一些孤兒院或救濟機構，捐些錢拍拍照便算大功告成；而這次與慈濟人相處一天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慈濟人態度嚴謹工作認真，一心想儘快協助災民脫離苦難。伊格小姐說，她悄悄地把隨身帶來的漂亮衣服託放在朋友家，改換上T恤牛仔褲及登山鞋；我聽了伊格小姐的一番告白，便問她是否後悔接上這樁苦差事？她竟然嚴肅地說，她不但後悔參與這項工作，反而是求之不得，她不希望浪費生命時間在形式化的官方訪問中，而是希望能真正做些事情，幫助貧苦眾生。今後賑災工作中，她不但會協助翻譯工作，也會盡一切可能幫助慈濟人順利推動工作；聽了伊格古倫這番話，我們深受感動。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雖然初來尼泊爾勘災，未能得到配合單位喜馬拉亞文化教育中心的真正瞭解及協助；但是有位熟悉尼泊爾，又能充分理解慈濟工作精神的伊格古倫小姐，對我們賑災工作而言，確實是一股奧援。

次日清晨，加德滿都一片迷濛，晨霧混雜著居民燃燒生煤的濃煙，使整座城市籠罩在一團烏煙瘴

■ 尼泊爾交通運輸並不發達，承載量無法容納眾多趕往城市謀生的人潮；因此車頂也權充為「上層車廂」，供旅客搭乘，由於車頂沒有任何攀附設施，車行於顛簸路面，險象環生。



■ 尼泊爾人西誠先生感佩慈濟不分種族、國界的大愛，自願陪同慈濟勸災小組前往災區。



■ 喜馬拉雅文化中心主席塔西喇嘛，陪同慈濟勸災小組深入災區。在慈濟對尼泊爾推動賑災工作期間，他曾親自到臺灣拜會證嚴法師，代表尼泊爾人民表達感謝之意。

協助我們勘災的配合單位，是喜馬拉亞文化教育中心，這是我國蒙藏委員會，在尼泊爾所設的非官方性附屬單位，由於這次賑災因緣，是由蒙藏委員會張駿逸委員長傳達災情所促成；因此，該會也特別委請喜馬拉亞文化中心，協助慈濟在尼泊爾推動賑災工作。

抵達住宿地點，我們立即與喜馬拉亞文化中心負責人塔西喇嘛討論勘災行程；塔西喇嘛慎重地拿出一份以英文打字的行程表，內容全係參觀寺院及拜會當地團體的行程。我們向塔西說明慈濟賑災的精神與原則，請他協助安排交通工具，以便團員們

能儘快深入水患災區，勘察受災情形及災民們的實際需要。

塔西瞭解慈濟關懷災民的強烈使命感後，隨即拿出了另一份提案；他問我們這行人帶來了多少捐款？他可安排與總理的祕書會面，討論賑濟細節。塔西表示，針對這次水患，尼泊爾特別設立了一個「總理基金」，慈濟可將款項捐入這基金，尼泊爾政府可以安排電視及報社記者前來採訪等等。

我們並不能同意這種賑濟方式，固然塔西表示許多外國政府都是採取這種模式，但是，慈濟有其賑災的原則，慈濟賑災採取「直接、重點、尊重、

TYCH FOUNDATION

務實」的原則，兼持「誠、正、信、實」的工作精神；舉「直接」原則而言，我們希望把慈濟委員師兄姊辛苦募得的善款，許許多多愛心善士捐出的愛心，涓滴不漏地直接送到災民手中；將最大多數的資源直接運用在災民身上；我們無法接受許多知名國際組織，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募款，作為行政支出成本，此外，採取直接原則可以確保賑災工作的品質與效率，同時也可避免官僚體制下，層層轉包所產生的不必要資源耗損。

慈濟尼泊爾賑災全程均立場堅定地執行慈濟國際賑災原則，雖然在初期溝通階段產生許多橫阻與刁難，但最後事實證明：這分堅持與做事原則是正確的，最能直接嘉惠水患災民，也最有效率；連在溝通過程中會持反對立場的中央政府官員，也肯定慈濟的做事精神及原則。



■ 勸災小組成員與喜馬拉雅文化教育中心主任代表，及其所邀之尼泊爾友人在該中心會議室討論勸災計畫，恰逢加德滿都每日例行分區限電時間，與會成員點燃蠟燭繼續開會，絲毫不受影響。

■ 內政部長因擔心與來自臺灣的團體接觸會觸怒中共，起初並不同意在其辦公室內拍照。後來在會談中漸漸明瞭慈濟不談政治、商務，只急切為災民拔苦與樂的精神所感動；會談結束後不但不忘諱攝影，還主動邀請慈濟代表們與其合影留念。（左圖）



■ 尼泊爾內政部主任秘書瑞格米先生（右圖右二）是尼泊爾官員中非常傑出的一位，說話簡捷有力，做事迅速有魄力，經由他協助，慈濟的賑災工作進行得更有效率。



臺北市紊亂的交通。相較於衣索匹亞及孟加拉，尼泊爾不論在經濟能力、人力素質及政府施政效率上，均遠遜於這些聞名國際的貧窮國家。」

早上塔西喇嘛前來飯店，同行有位年近四十歲皮膚黝黑的男子，塔西介紹這位男子是總理的義子，同時也是總理的祕書，這位男子表示他剛從災區回來，交通路況非常惡劣，災民生活景況非常困苦；希望慈濟能予以伸援，此外並再度提及尼泊爾為這次滄害設有捐助基金，名稱是總理基金（PRIME MINISTER FUNDS），希慈濟直接提

氣中，窗外烏鴉羣集，在樹梢、在電線桿上、在紅瓦屋簷上，無處不是一羣羣的烏鴉七嘴八舌地呱呱噪響；約莫七時左右，市區街道便已非常熱鬧擁擠，滿街充塞的全是幾可報廢的老舊車輛，排氣管噴放著又臭又濃的黑煙，人力板車、騾車、挑夫則在車縫中鑽動，喇叭響聲此起彼落，混亂的局面並不亞於

供一筆經費給總理基金，由於這並非慈濟賑災模式，因此並未進一步討論其所要求的捐助事宜，僅表明一切待勘災告一段落後再議。

來到尼泊爾的第二天，我們分別拜會了中共大使館、聯合國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JECT）及內政部主任祕書瑞格米先生（GENERAL SECRETARY OF HOME MINISTRY, MR. REGMI），這一天馬不停蹄的拜會活動中，我們收集了更完整的災情資料及聯繫管道，也完全突破所處的僵局。

由於尼泊爾是彈丸小國，夾處於中共及印度之間，處境自然不易，正如後來尼泊爾內政部長與我們會談時所言，尼泊爾就如一顆小雞蛋，放在兩塊大石頭中間（意指中共及印度），如果稍不注意觸動任何一塊石頭都會壓破這顆小雞蛋，從這段內政部長長的譬喻中，我們可以想見尼泊爾畏懼中共與印度的程度，當然面對來自臺灣的我們，尼泊爾官員們的不安程度自然想而可見。

由於慈濟賑災工作一向不談政治、不談商務、

也不傳教，我們心中坦蕩蕩，只要能順利推動工作，為苦難衆生謀福，任何單位我們都願意溝通，心中無絲毫掛礙。因此我與吳添福師兄共同拜會中共大使館以消除尼泊爾政府及中共駐尼泊爾單位的疑慮；中共使館人員瞭解慈濟是純民間性慈善團體，而且也知道慈濟為大陸一九九一年水患曾在大陸三省四縣進行賑災工作，也曾在衣索匹亞及外蒙等地推動賑災工作，對我們這兩位慈濟代表也頗為禮遇，在瞭解慈濟前來尼泊爾賑災工作後，也表示認同這人道主義賑災工作，並建議慈濟代表直接與尼泊爾內政部聯繫。

拜會過中共大使館後，我與吳添福師兄與其它四位組員會合，一同前往聯合國發展組織（UNDP）拜會，UNDP指派一位魯達絲小姐（MISS MARTA RUEDAS）與我們會談，在這裏我們取得了更完整的尼泊爾水患災情資料；此外，慈濟代表們也對國際慈善組織在尼泊爾的工作模式進行深入瞭解，我特別查證外國人離開加德滿都前往尼泊爾其它地區是否需要政府特許，魯達絲小姐驚訝的

表示當然不需要政府特許，我們可以隨時自由進出加德滿都，在尼國境內自由行動；藉由這段查證，我已可確認昨夜會議中，西誠先生所言並非事實，我不願臆測西誠的動機，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在此工作必須更加審慎，許多工作必須靠自己親自推動執行，才能真正落實這項任務。

下午二時三十分，我們見到對慈濟尼泊爾救援方案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內政部主任祕書瑞格米先生，內政部設於一座陰濕老舊的建築物內，瑞格米先生的辦公室並不寬敞，我們六位慈濟代表進入後，更顯得擁擠，瑞格米先生與我所見到的其它尼泊爾人有著明顯的差異，頭腦聰明思路敏捷，談話簡短有力，是一個幹練有魄力的官員；在後續的賑災工作中，我曾接觸過許許多多不同層級的官員，至今我仍覺得瑞格米先生是我遇過最有效率的尼泊爾政府官員，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一九九四年底尼泊爾全國大選後，執政黨改換，所有中央各級官員全部下臺一鞠躬，唯獨瑞格米先生被新政府留任，繼續擔任內政部主任祕書這要角。

爲了掌握會談內容，因此一開始便由我主動介紹全體慈濟團員並介紹喜馬拉亞文化教育中心陪行人員，使內政部官員明瞭慈濟是直接會談的主體，我簡要的向瑞格米先生介紹慈濟基金會後，他便能立即進入狀況，隨即討論勘災路線圖，每當討論告一段落，他便拿起電話聯繫當地負責賑災工作的官員，並直接協助安排各縣交通接駁事宜，當我們討論完全部勘災行程時，瑞格米先生也已完成全部聯繫工作，這等效率相信連現代化國家的政府官員也自嘆弗如；瑞格米先生講話不拖泥帶水，不談客套不說廢話，字字句句切入重點，我非常欣賞這等處事風格，可惜的是，尼泊爾的這類官員真如鳳毛麟角。

九月十四日，我們來到尼泊爾的第三天，全體組員們踏上前往南部災區的道路，在過去一天半的奔走折衝中，我們曾經感受到陰霾層層，如今也已豁然開朗，塔西喇嘛以及他所介紹的西誠先生(MR. D.B. SHERCHEN)也換上了牛仔褲計畫與我們同行，雖然過去一天半中他們兩位曾企圖把

慈濟代表繞得團團轉，但既然他們有誠意同行，我們也欣然接受，希望在未來相處的日子中，他們能感受到慈濟人的精神，化阻力為助力，協助賑災工作。

由於水患造成許多地方交通阻隔，為節省時間，團員們乘坐尼泊爾國內十八人座小飛機前往南部。搭國內航線，外國人只能以美金購買機票，不能使用尼泊爾盧比（RUPEE），而且外國人票價比當地人貴出許多，這堪稱一奇。由於這班次超收旅客，尼泊爾皇家航空要求我們留下一位團員，我們並不同意，幾經協調後，航空公司找出了更通之道，他們安排伊格古倫小姐坐在駕駛艙中實習駕駛員的位置，堪稱二奇。上機後我坐在第一個位置，空中小姐拿了個紅色托盤到我面前，盤中放著一些白脫糖及綿花，我不知它的作用，因此沒拿任何一樣，等到空中小姐走到後頭，我才發現到每位乘客都做了同樣的動作，從托盤中拿起綿花，撕成兩半後塞入耳朵，再拿起一顆白脫糖塞入口中；原來是機齡太老舊，機上噪音奇大無比，乘客必須藉助棉

花塞住耳朵以減輕噪音量，這堪稱三奇。

隨著隆隆引擎聲，小飛機勉強地爬上天空，由於加德滿都是座盆地，四面環山，因此小飛機必須穿越一座座的山頭，一道道的峽谷，在山脊上耕作的尼泊爾農人，透過機艙的小窗戶清晰可見，由於飛機上缺乏現代化導航設備，正駕駛必須透過副機師不斷地指示那方有山頭，那邊飄來一朵雲，駕駛隨著目測指示在山谷上方穿梭，這般飛行經驗堪稱四奇。

飛行了將近半個小時，機身緩緩下降，隔著窗往下鳥瞰，見不到機場，更沒看見跑道，飛機卻是愈降愈低，離地面只剩兩百公尺，難不成飛機故障必須迫降？來不及思索，飛機已滑行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這正是齊旺機場（CHITAWANG），方圓不大的草地也是座機場，真也讓我們大開眼界，真堪謂五奇。而草地上放牧的牛羣為這座機場跑道免費剪草，每當飛機起降前，機場警報器便會嗡嗡作響，這羣具有職業水準的牛竟也聽得懂警示，不需人趕便自動往兩側走避，倒也湊得上六奇。



TZU CHI FOUNDATION

在短短的半個小時飛行時間中，讓我們開了六次眼界，真是殊勝。這也難怪航空公司對外來客收取較高的費用，我們也覺得值回票價，不過隨後聽當地人說，尼泊爾皇家航空國內航線機齡老邁，這條航線去年便會墜毀四架飛機，聽得團員毛骨悚然，幸好佛陀保佑，一切平安無事。

■ 尼泊爾皇家航空公司小飛機降落在沒有跑道，沒有導航設備，只有一片草地的齊旺機場，讓慈濟勸災小組的團員嘖嘖稱奇。（上圖）

■ 齊旺機場的外面停放著許多三輪車等待接送旅客，這景象讓人彷彿回到二十年前臺灣的小鎮車站的景象。（右圖）

機場大廳是一座十坪大小的簡陋建築，走出機場有許多三輪車排班等候載送客人，這情景令我回憶起民國五十年代鳳山火車站前的景象，時空差異頓時亮現眼前，不禁令人感到一陣錯愕。馬克萬普縣的賑災人員已在機場外側等候，一羣人如沙丁魚似地擠近小小的吉普車，開始踏上另一段前往災區的道路。

在接著下來幾天勘災行程中，我們靠著老舊的吉普車，顛簸在滿布坑洞的道路上，走進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悲苦世界——殘破的家園、柔腸寸斷的道路、裸裎枯瘦的孩童、枝葉破布搭蓋的棲身帳篷、眼神充滿失望與無助的老嫗，極目所見盡是愁苦，同行的政府官員面對這一切，除了蹙眉嘆息，似乎也是一籌莫展。

記得同行德旻法師在她一篇文章中記載著：「爐香裊裊、梵音縈繞，由尼泊爾回到精舍已數天，每回早課，當我雙掌合十，雙目閉垂；錯落在森林中薩拉衣難民營裏，那個全身使勁，正賣力為全家做一塊巴掌大玉蜀餅，當我雙眸對著她時，對我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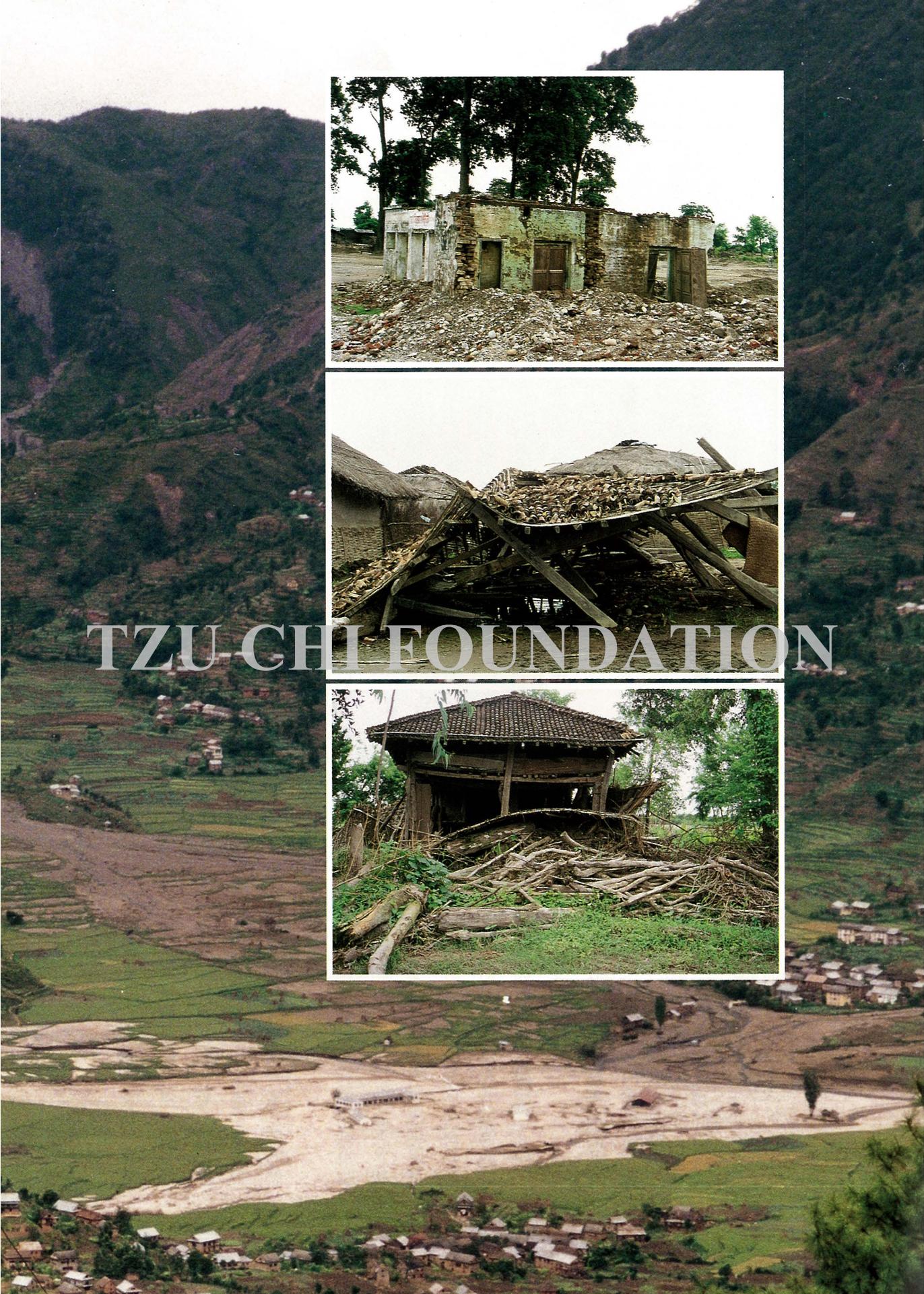
然一笑的小女孩，那羣光著身子，四肢瘦小，卻腹脹如鼓，帶著茫然表情，四處遊蕩的男孩，還有那位，一夜之間大水吞噬了弟妹及父親，驟然失怙的小男孩，那一雙驚懼徬徨的眼神……像影片倒帶一般，一一重現在我眼前，我無助地望著佛陀的慈顏，熱淚模糊了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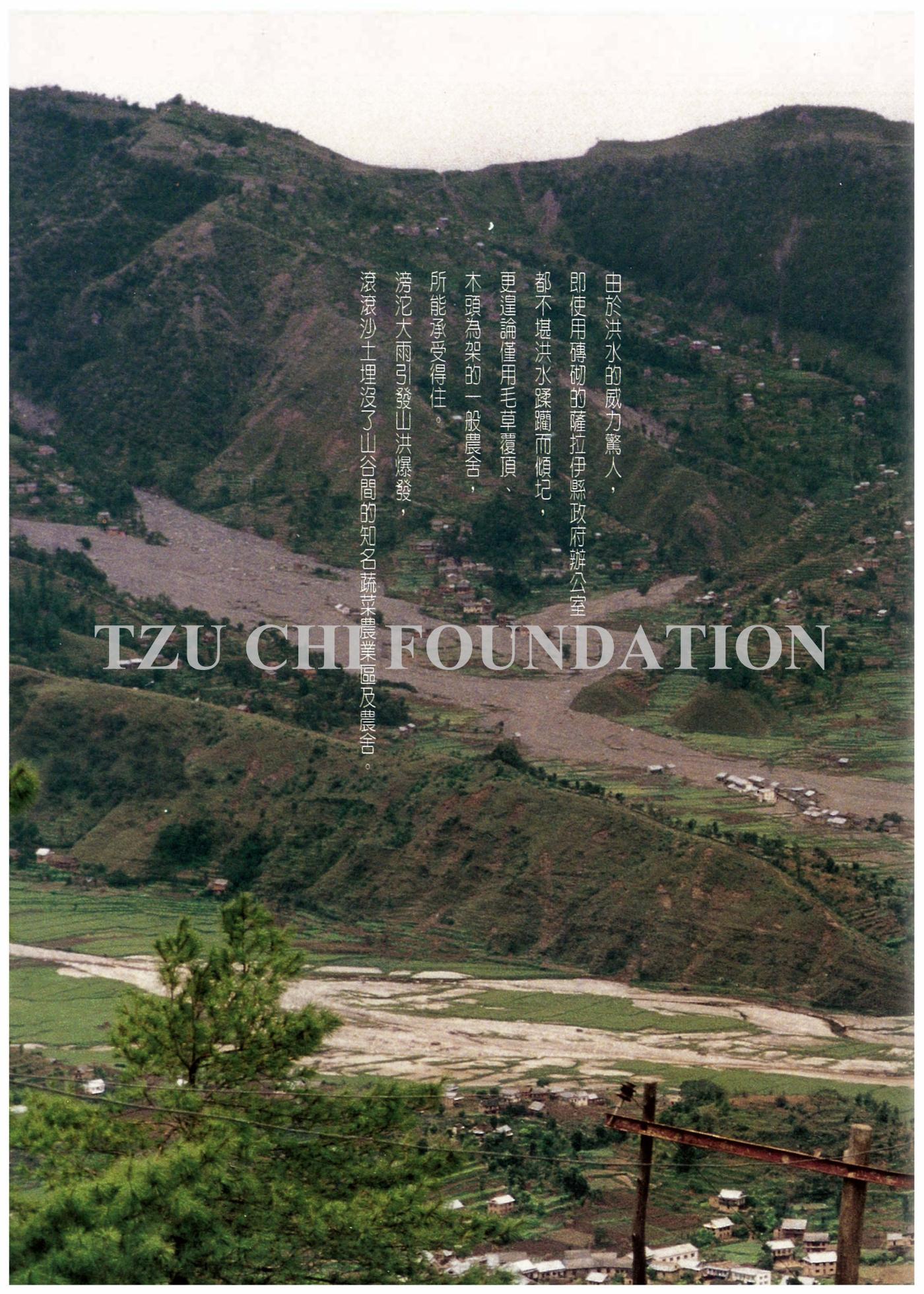
德旻法師這段文字傳神地描繪出我們來到災區時所見的情景，也更道出團員們返臺後的心境，如今雖已時隔兩年，這羣飽受苦難折磨的災民也已在慈濟賑災方案的協助下安居樂業，但是那災民們散落在森林中、曠野上的生活景況卻常在我腦海裏盤繞，而每當我在誦讀地藏經時，在一段段經文中，我又彷彿看到水患災民所受的苦難。

在緊湊的勘災行程中，我們馬不停蹄地走訪了災情最為嚴重的薩拉衣縣(SARLAHI)，勞特哈特縣(RAUTHAT)及馬克萬普(MAKWANPUR)三縣，為了詳細瞭解災情實況，我們深入鄉間僻壤，來到政府官員們尚未及探訪的災區探望災民，由於路況極差，經常必須涉水而行，記得來到災區第二



TZU-CHI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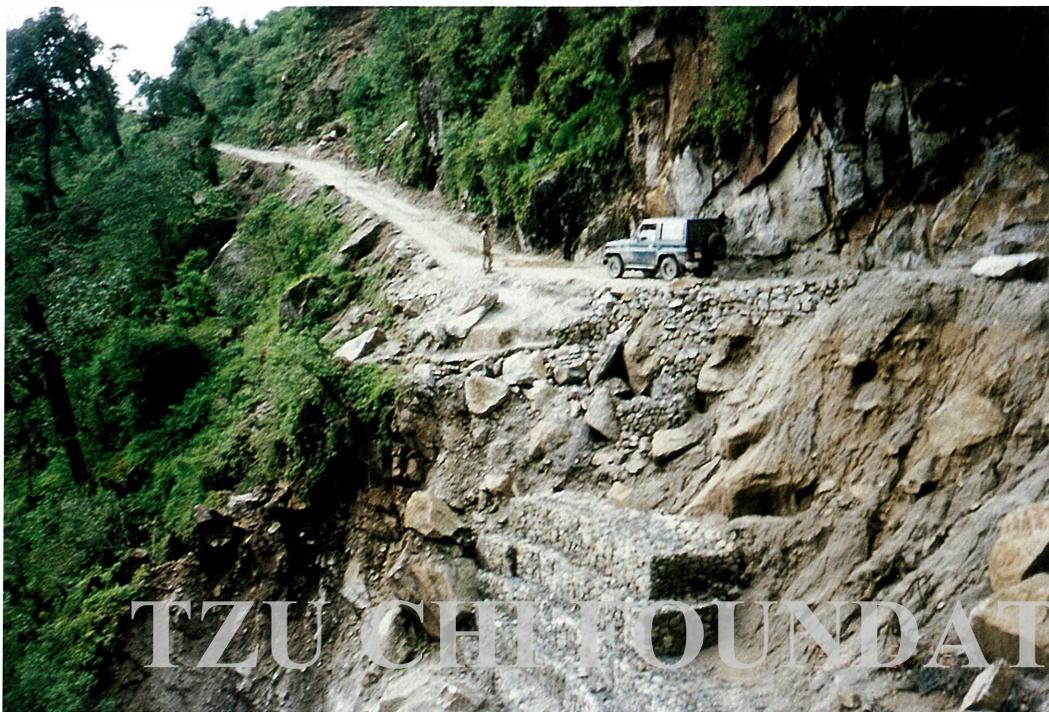
由於洪水的威力驚人，
即使用磚砌的薩拉伊縣政府辦公室
都不堪洪水蹂躪而傾圮，
更遑論僅用茅草覆頂、
木頭為架的一般農舍，
所能承受得住。

滂沱大雨引發山洪爆發，
滾滾沙土埋沒了山谷間的知名蔬菜農業區及農舍。

TZU CHI FOUNDATION

前往災區勘察的途中，有多處嚴重坍方，路況極為險惡。部分路段被落石阻隔，必須由同行團員及當地民衆合力清除土石才能通行。

TZU CHI FOUNDATION



大水過後，對連結的橋梁毀損，災民更處於孤立無援的窘境（上圖）。
突如其來的洪水，將原有一千六百餘人居住的村落，夷為平地（下圖）。



原本一片綠意盎然的稻田，
因洪水過後，淤泥堆積，
和殘存的稻田相較之下，
猶如天壤之別。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距離河岸稍遠的高地、
原野、森林及道路旁，
到處充斥著難民以樹枝及藍色的篷子，
雖不見得能遮風蔽雨，
但是卻是他們賴以棲身之處。



天下午，我們正前往薩拉衣縣另一處難民營途中，當我們勇敢地穿越一條寬約五公尺的小溪時不幸擱淺在河床泥沼中，任憑引擎如何嘶吼依然無法脫困，眼看天色已近黃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環視方圓數里不見住家，情況真是糟糕。

團員們下車捲起褲管在泥沼中推車，車輪轉動噴起的泥漿把每個人都塑成了泥菩薩，但吉普車好像生了根似的，一動也不動，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折騰，看見兩位當地農人走過，同行的喜馬拉亞文化教育中心工作人員向這路過的農夫求助，只見雙方呱呱地講了幾句話後，這兩位農夫竟然離開了，讓我們好不容易燃起的一絲希望又熄滅了，正大夥兒絞盡腦汁思索解困之道時，突然看見剛才離開的兩位農夫竟然帶來了數十位村民，只見村民們二話不說，毫不猶豫地下水推車，推車的推車，拿木棍頂車的頂車，吆喝的在旁壯聲勢，沉寂的大地一下子熱鬧起來。

經過了半個多小時的賣力演出，吉普車終於脫困而出，每個人也成了一尊尊的泥像，尼泊爾村民

相互指著對方捧腹大笑，看見他們這般天真善良的本性，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卻又要蒙受這天災苦難，真令人感到心疼。德融法師與德旻法師連忙從後車箱取出乾糧分送村民，看到兩位法師分送得很歡喜，村民們也拿得非常開心，我們也跟著感染這股歡欣的氣息。雖然所分送的乾糧是團員們爲了素食所保留的僅有食物，但能有這機會與尼泊爾苦難災民結緣，就算餓上幾餐又算得了什麼。

■ 在勸災途中有多處積水未退，團員乘坐的吉普車在路中擱淺，幸好當地的居民相當熱心，合力推車解危。



揮別了這羣熱情的村民，我們繼續踏上顛簸的行程，天黑前來到另一處難民營，看到曠野上布滿了無數小帳篷，每戶人家都擠在兩坪不到的小篷子裏，而這些小篷子都是用樹枝及破布搭築，絕對無法撐住驟然而至的陣雨，當然也更沒法子擋住夜裏冷颼颼的北風，居住在難民營裏的災民看到外國人來到，紛紛朝我們圍攏，由於壯丁都到城鎮裏打零工，所以在難民營裏所看到的皆是老弱婦孺，由於難民營中缺乏方便的水源及衛生設備，孩子們的身體都非常髒，久未清洗的頭髮都已結成不規則形的條狀或塊狀；看到幾個孩子指著我與吳添福師兄竊私語，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我猜想是對我們滿身泥濘的狼狽相感到好奇；這些孩子或許在議論著我們這些外國人究竟是前來賑災的或者也是災民？

在身旁近百位孩子圍繞中，有位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嫗好不容易擠出人羣，只見她情緒激動地對著同行尼泊爾官員吵嚷，我問伊格古倫：「這位老太太在說些什麼？」伊格告訴我，這位老太太年

紀大行動緩慢，每當外國人或政府單位前來分配救濟物資時她老是排在最後，而每當排到她時物資卻也發完了，如今她連一塊可以遮風蔽雨的塑膠布也沒有；聽到這段話我們感到非常心酸，這般年紀正該是享清福，在家中含飴弄孫，只因生在這麼貧窮的國度，又遭此世紀洪害，

落得這般饑寒交迫的困境，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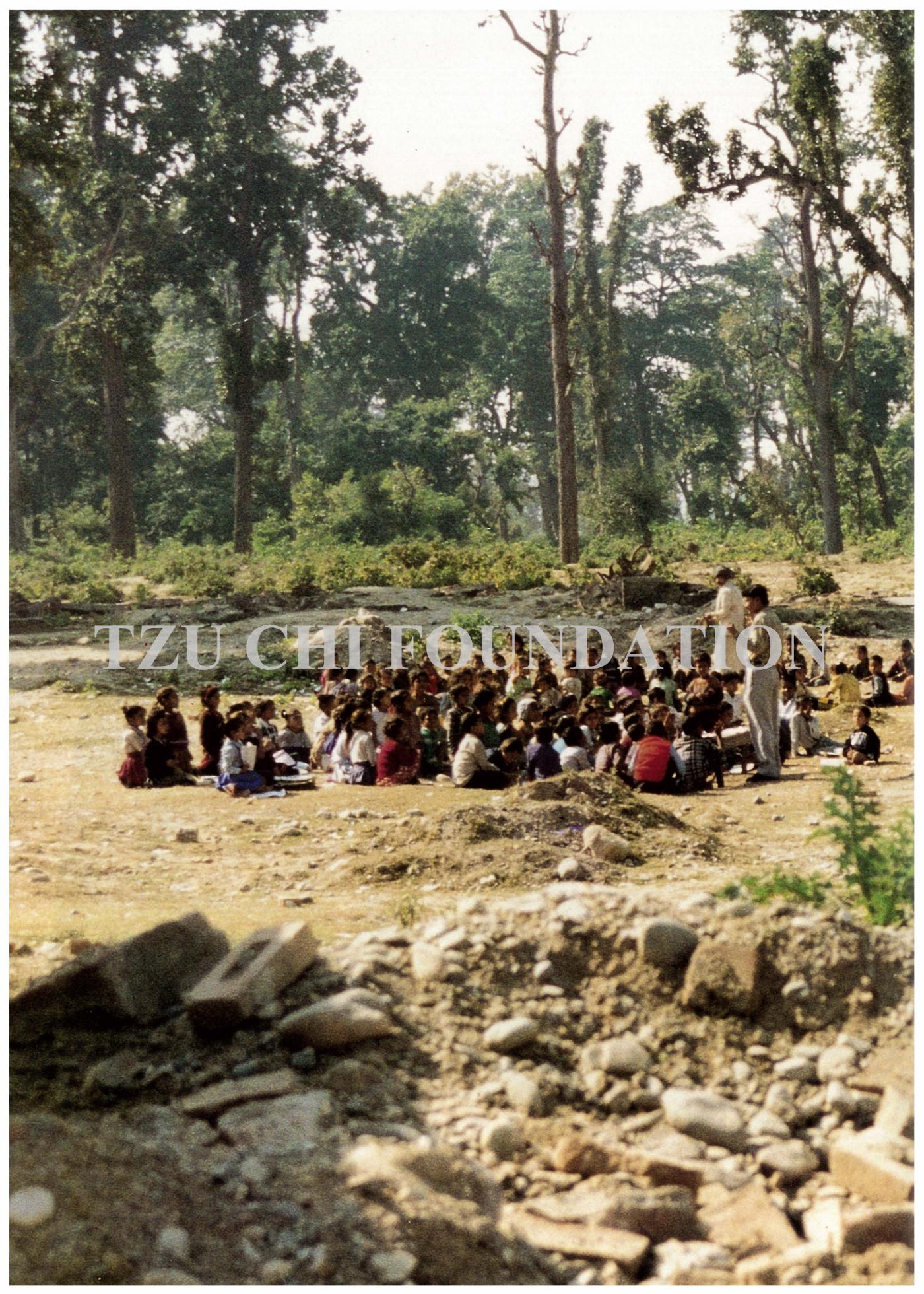
晚間我們住在尼泊爾公務員使用的公務招待所，沒有電也沒有足夠的床，團員們摸黑洗澡，用煤油充氣後者開水泡麵當晚餐，大夥點著蠟燭邊吃泡麵邊討論勘察資料，真是難忘的記憶；每當整點時分，遠處便傳來幾下金屬撞擊聲，起初並未留意，但隨著夜深人靜，咚咚的撞擊聲更加清晰可辨，原來是整點的打更聲，這只有古裝戲裏才有的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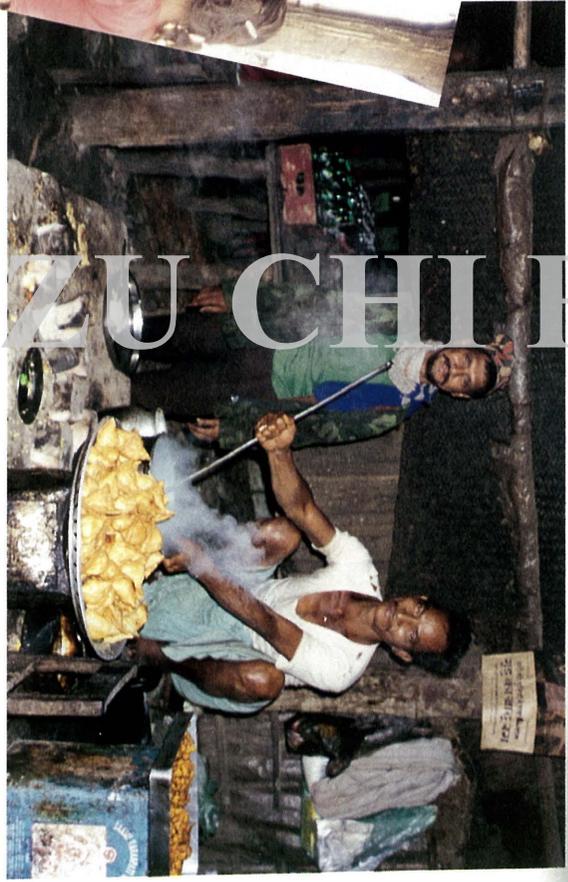
這次洪澇對災區造成極大的破壞
卻摧毀不了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
雖然學校沒了、教室沒了，
但是師生仍然在簡陋的帳篷裏，
或在豔陽高照的露天底下上課。

TZU CHI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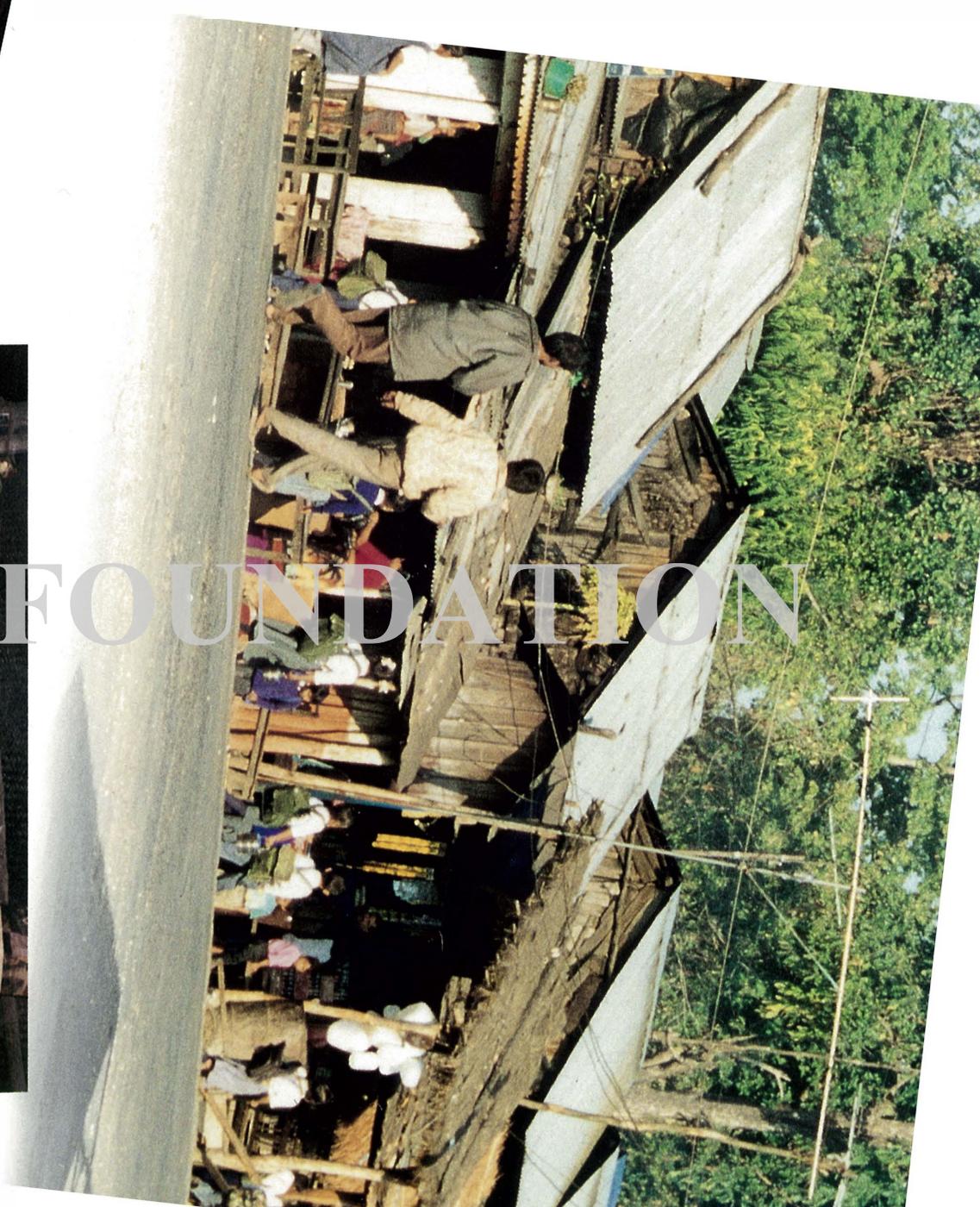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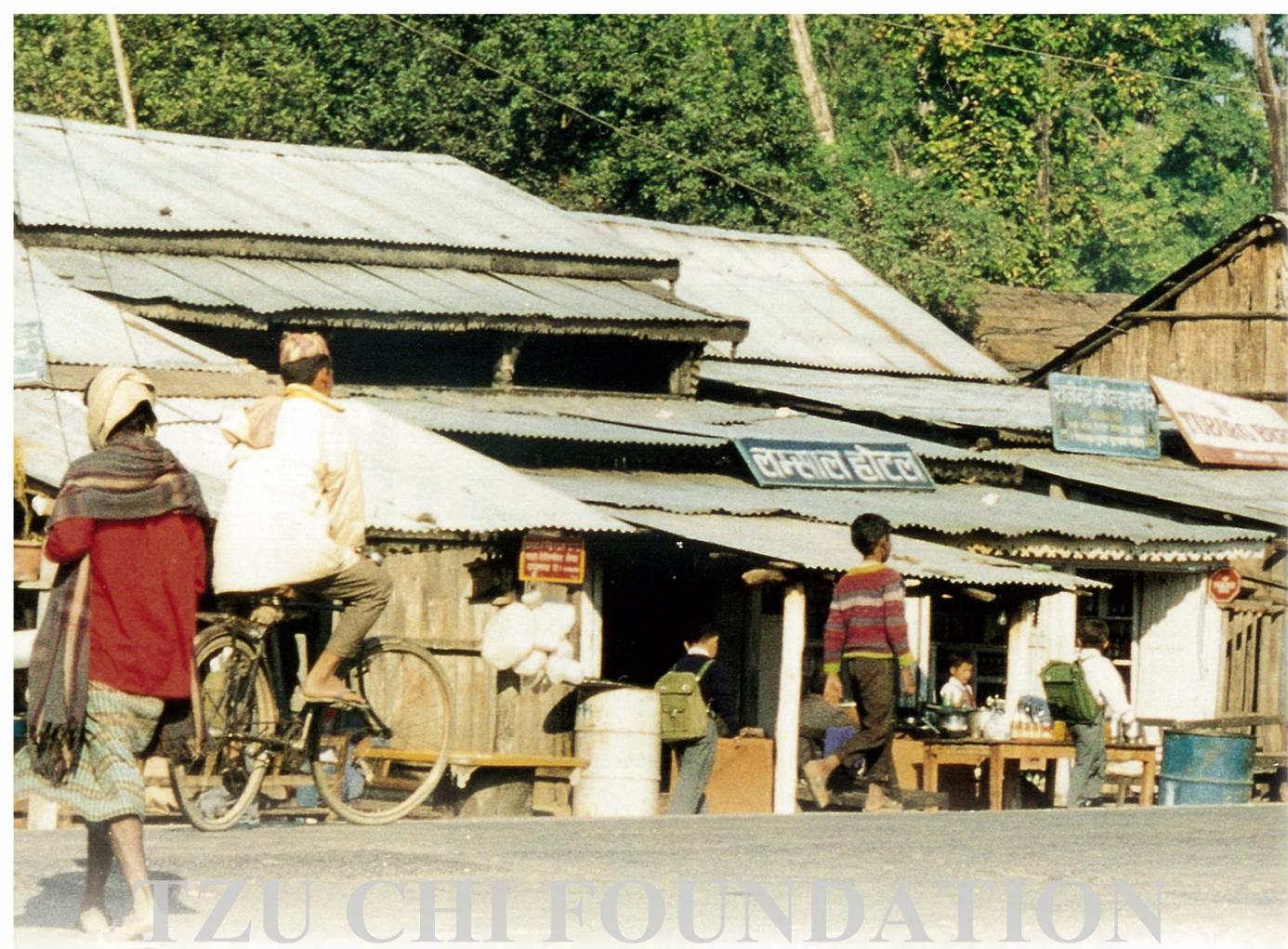
A photograph showing a large group of children sitting in a circle on a dirt ground in a wooded area. The children are of various ages and are look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tall trees and a rocky stream bed. The text "TZU CHI FOUNDATION" is overlaid in white, serif capital let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The foreground is filled with large, light-colored rocks.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FZU CHI FOUNDATION

前往薩拉衣縣公路休息站
有許多低矮的店舖，
為路過司機與旅客提供飲食。
這些小店多半供應一些用麵皮
包著馬鈴薯與咖哩的油炸食物；
店面看來雖然很簡陋，
衛生條件非常差，
但依然有不少當地人光顧。



在烈日下，
提著塑膠桶的尼國人並非儲水，
而是正準備為汽機車加油，
這種加油站，在尼泊爾很常見。



TZU CHI FOUNDATION

農人利用乾季，挖取田土塑成屋瓦形狀，
準備加工製成屋瓦，用來修補家中瓦片，
也可以販售，是農村中流行的一種手工副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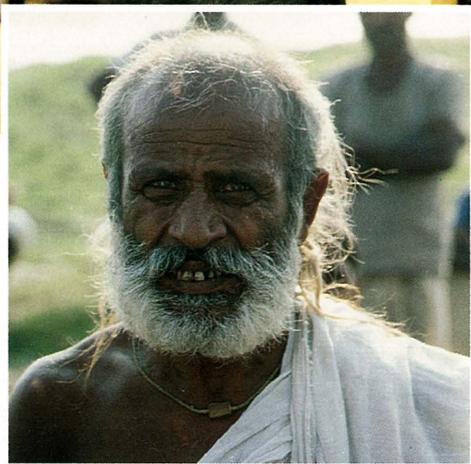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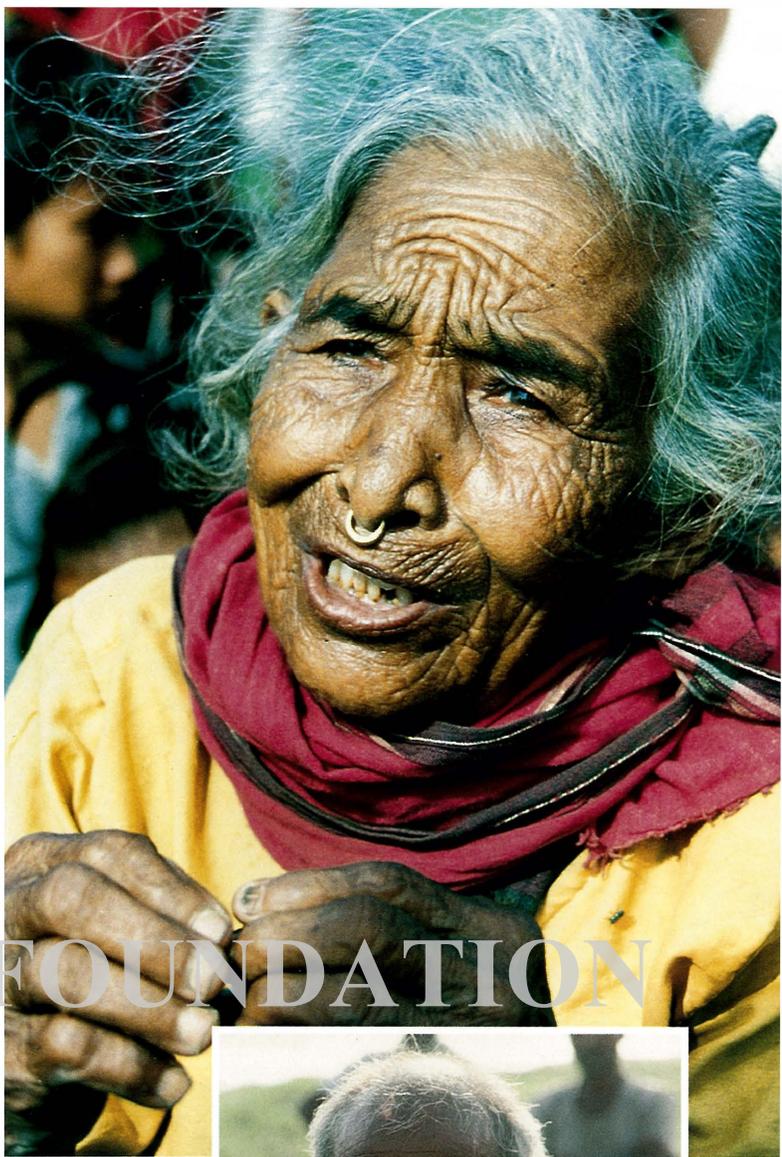
尼泊爾裁縫師坐鎮在服飾店門口，
隨時為顧客量身修改衣服，
過往行人對神奇裁縫機不時投來好奇的眼光。



TZU CHI FOUNDATION

市集裏販賣著各色各樣的民生物品，
剛從農地批購來的洋蔥，
用大麻布袋裝妥放在街角準備零售，
菜販小心翼翼地分秤洋蔥，生怕少了斤兩。





■ 「蒼生何過，遭此橫禍；遲暮之年，挨餓度過。」老人家那看盡風霜的雙眸中，似訴說著對人間悲劇的無奈和嗟嘆。

在尼泊爾農村中可讓我們開了眼界。夜闌人靜時分，氣溫明顯下降，讓我頭腦分外清晰，白晝間所看的一景一物，每位水患災民的表情都深深刻印在腦海中，拿起紙筆在昏黃跳動的燭火旁，為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尼泊爾南方平原所見的一切留下見證。深夜我與吳添福師兄並側躺在水泥地板上，

雖然沒床可睡，但想起那成千上萬蜷曲在小篷子裏的水患災民，當下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已經是太豐富了，感恩生長在臺灣，感恩父母、朋友及一切默默耕耘的衆生，是無數人的努力與奉獻，成就了我們豐衣足食的生活，擁有這麼美好的一切，我只能說感恩再感恩。

TZU CHII FOUNDATION

接連著幾天勘災行程所目睹的一切，我用相機真實地記錄下來，在下一章節中將以豐富的照片及文字傳述，讓讀者能親眼看到一九九三年夏末秋初，在尼泊爾所發生的一切，這些苦相不是單靠筆墨所能盡書，只有讀者們用「心」去細「看」才能真正感受到人世間的無常與苦難。

經過數日勘災行程，走過人間煉獄，慈濟勘災小組六位成員心情都非常沉重，來自臺北的慈濟委員吳添福師兄在心理壓力及生理疲憊兩相煎熬下患了胃疾，其疼痛程度真是不易忍受，吳師兄擔憂影響行程一路強忍，夜間揪結著褥被忍痛，令同行團員感到非常難過，幸好我們從臺灣帶了些常備藥品，再者吳師兄體能不錯，因此兩天內便回復了元氣；經過這次經驗，前往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必須隨身攜帶一些常備藥以防不時之需。

返回加德滿都我們改走陸路，以便實際瞭解尼泊爾首都聯外通道受損情形，同時也可以深入觀察尼泊爾受災以外地區人民生活情形，沿途我們所經之路多處嚴重坍方，在路基鬆軟的危崖上慢慢通過

險象環生，古人形容蜀道難，難比上青天，看來尼泊爾勘災沿途的困難度與蜀道也該不相上下，在山崖上我們看到一處山洪爆發淹沒整座村莊的情景，我們為尼泊爾窮苦百姓所遭受到的苦難感到不忍，也看到大自然在人為破壞下失去平衡所造成的危害，環保真不該只是口號而已，環保不僅攸關我們的生活品質，更關係到未來子孫們的生存問題。

回到加德滿都已是凌晨一時，我們乘坐的吉普車緩緩的從山坡滑入這座正安詳沉睡的古都，街道寧靜得令人不忍驚擾，與臺北不夜城盛況有著強烈的反差與對比，同行的尼泊爾人疲憊得在車上打盹，隨著車身搖晃睡得東倒西歪，而慈濟團員們卻還聚精會神地研究尼泊爾水患災情資料；看著同行的團員我不禁會心而笑，慈濟人真是可愛。

慈濟勘災團自災區返回尼泊爾首都後停留了一天半時間，與相關政府機關及國際救援組織進行一連串的會商與研討，結束尼泊爾行程後，慈濟六位團員僕僕風塵地轉赴孟加拉進行另一階段的勘災行程。





TZU CHI FOUNDATION



災民怕洪水再度來襲，
造成家園流離失所，
因此紛紛遷往地勢較高的曠野上，
僅以樹枝及塑膠布，
搭蓋成簡陋的棚子，
作為棲身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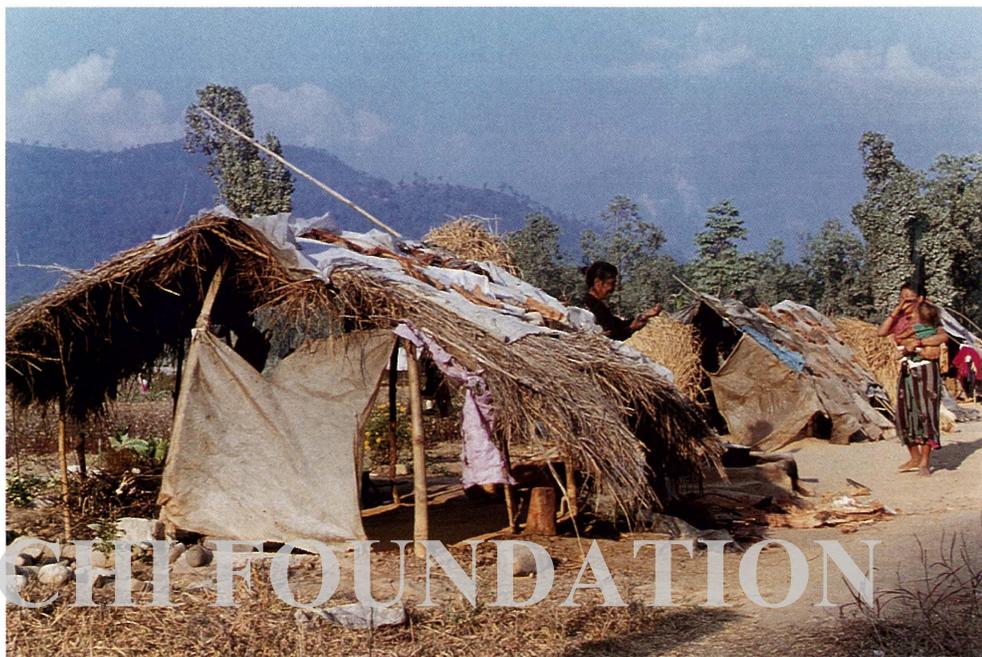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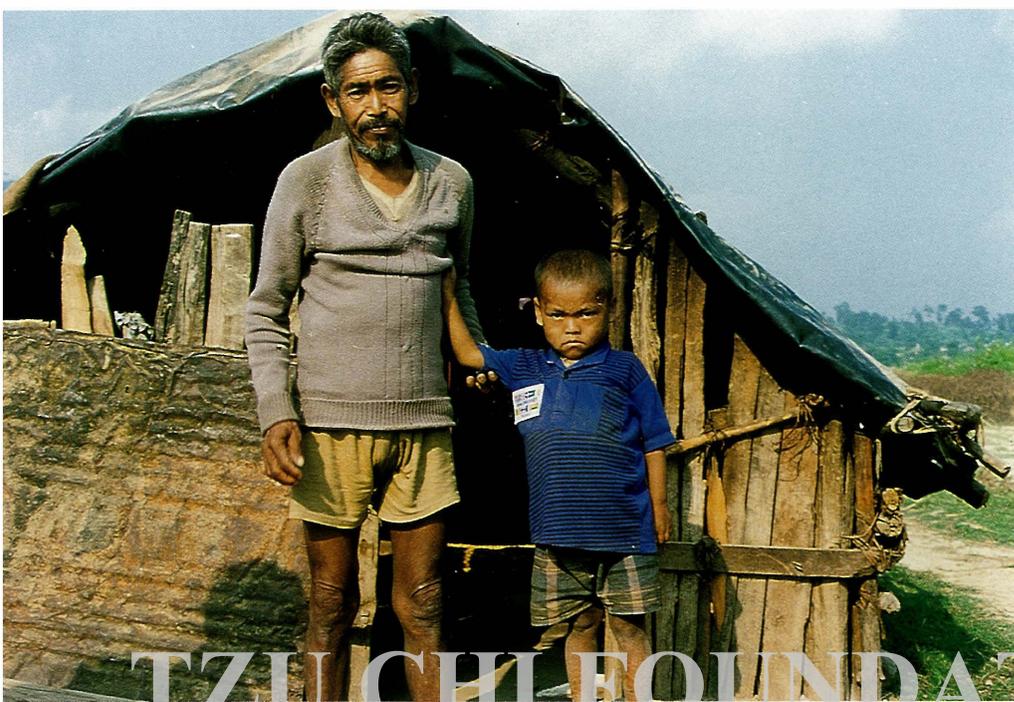
災後米價上漲，
災民沒錢買米
只好購買比較便宜的
禽類飼料充饑。

對災民來說，塑膠布也是難得的救援物資；
沒有塑膠布撐頂的災民只好把草充當建材。



災民的家當僅此而已，為了餬口，全家大小
四處搜尋食物，只留下這空蕩蕩的「家」。

年輕人都已不知去向，
徒留祖孫一人相依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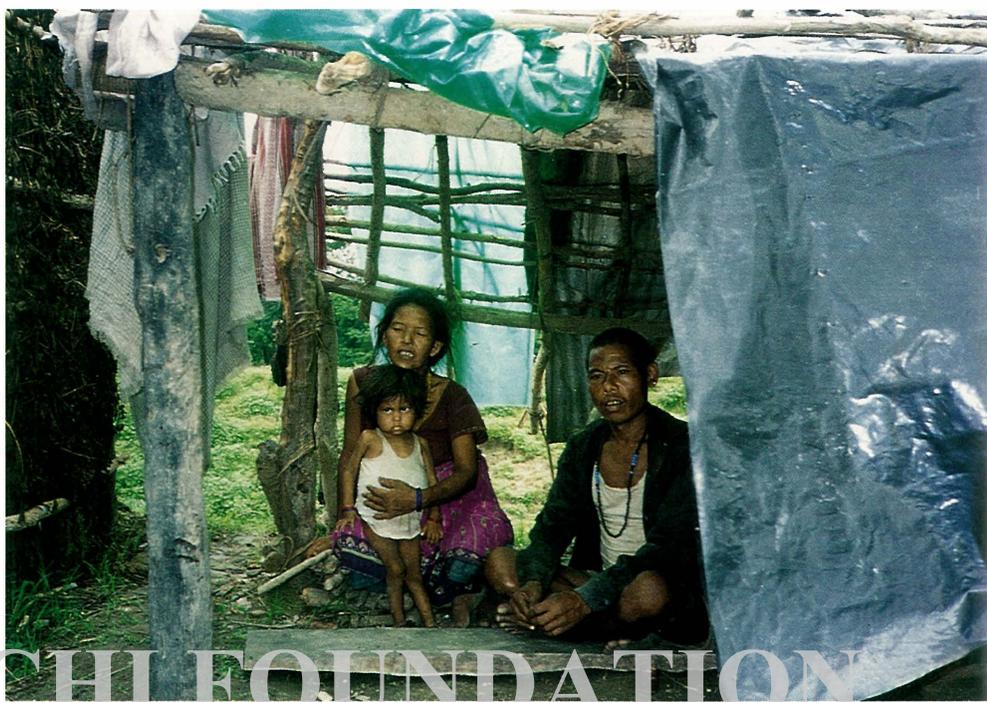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由於男主人為尋找生活出路，
只好遠離家園留下妻兒。



尼泊爾並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對於災候的重建工作倍感吃力。在國際救援行動未展開之前，災民因無力重建家園，只有坐困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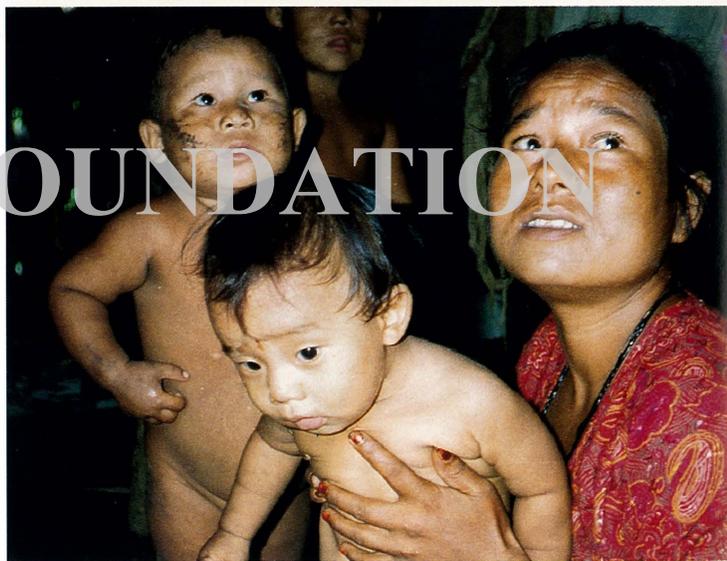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這位婦人的家雖未被洪水沖走，但她怕洪水會再來，因此帶著家當，隨著其他的災民逃至高地。看到篷裏的陳設，在災民中算是富貴人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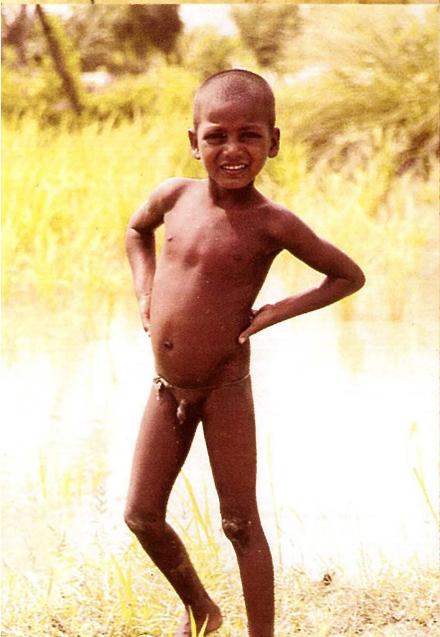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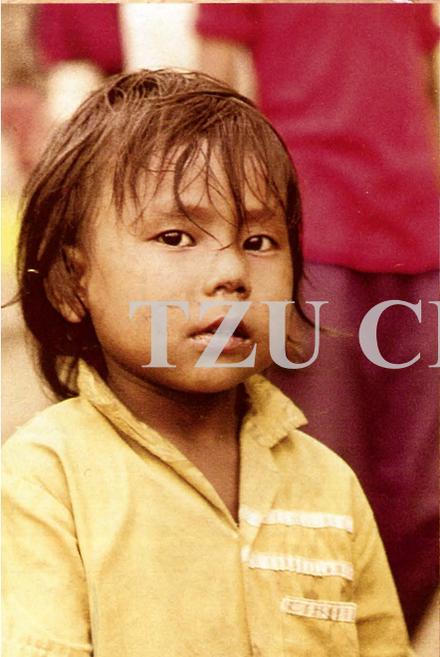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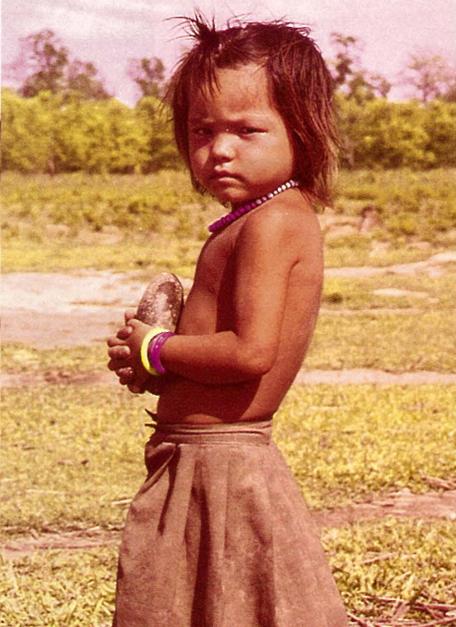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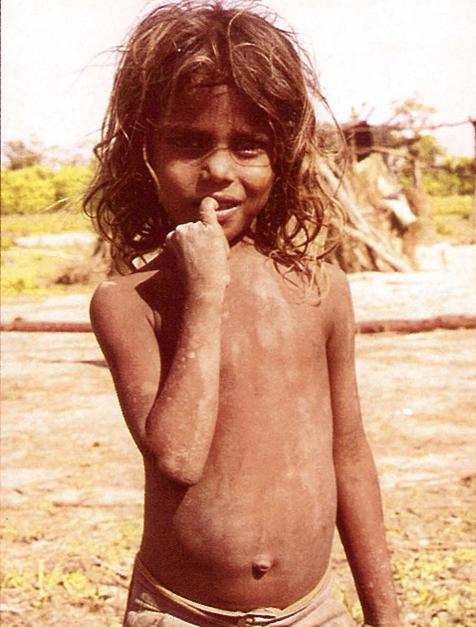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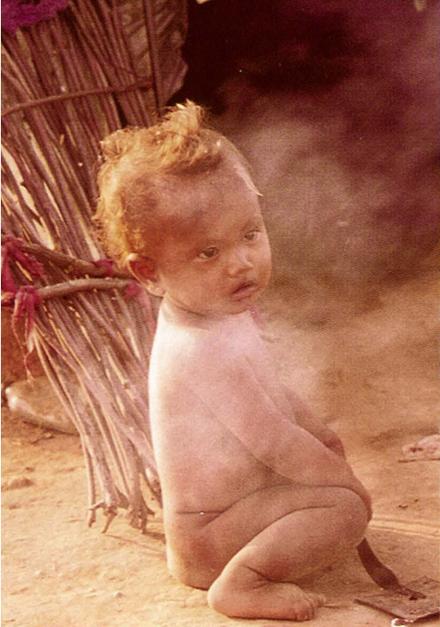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在災區常見男主人為了生計，
不得不離家前往城市打工；
只留下婦孺，獨守家園，
苦澀地度過每一天。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在這場洪水中，
最大的受害者是兒童；
他們不像大人有足夠的應變能力以自保，
必須靠大人的保護才能安然度過天災。
然而在災區看到的景象卻是大人自顧不暇，
任由孩童們在曠野中遊蕩，
滿身污泥，猶如棄兒。

在困頓的環境下，童稚的容顏似未感
染周遭橫阻於前的重重苦厄。





IZU CHI FOUNDATION

災後臨時災棚極為簡陋，
吃喝拉撒都在一處，
甚至紙箱、布袋都可以當作床墊，
儘管外界擾攘不安，
在這殘破的屋舍一隅，
小孩依舊睡得香甜。